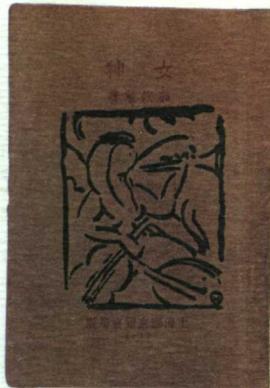


文化叢書

中國版本

姜德明 著



插图珍藏本

新文学版本

主编 任继愈

江苏古籍出版社

中國版本文化叢書
主编 任继愈

明

著

新文学版本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文学版本/姜德明著.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12(2003.8重印)

(中国版本文化丛书/任继愈主编)

ISBN 7—80643—789—4

I. 新... II. 姜... III. 新文学(五四)—版本
IV. K87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9767 号

书 名 新文学版本
著 者 姜德明
责任编辑 马清江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3223462
集团地址 江苏出版集团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照 排 南京理工排版校对公司
印 刷 者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金星路 78 号 邮编 21220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8
印 张 11 $\frac{1}{3}$
印 数 4001—8000 册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43—789—4/K · 233
定 价 25.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主 编 任继愈
学术顾问 黄永年 傅熹年
执行主编 薛 冰 徐 雁
编 委 马清江 王余光 王振羽
 邢永川 刘玉才 陈子善
 郑伟章 胡慧斌 姚伯岳
 倪培翔 徐 雁 董宁文
 薛 冰

总 序

黄永年

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所讲的版本，是书的版本，是中国书籍的版本，而且主要是讲现代书籍之前通称为古籍的版本。这好像只是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问，其实并不尽然，凡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史、经常接触使用古籍的人，都得多少有点这方面的知识，事实上也有很多学人懂得了这方面的知识而且成为古籍版本专家或爱好者。范围再扩大一些，有许多并非从事研究或教学而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会对古籍版本发生兴趣。请看中国书店等拍卖旧本古籍时场面是何等热烈，今年我先后在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作这方面的讲演，听者也座无虚席，所有都说明这项学问确已得到社会上的认可和欢迎。

社会上认可并欢迎这项学问，但出版界提供的读物却不怎么多。现代人在这方面的著作只有几种教材性质的东西，不仅多数简单得有似提纲，且平铺直叙，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可读性。很惭愧，我在这方面也写过两种，一简一详，可详也不到二十万字，只能在版本演进的历史和各个地域各个时期的特色上做到科学的讲述，要生动活泼，使非专家也爱读，颇感无能为力。再看近年来以“收藏”为名的刊物已层出不穷，多数只讲陶瓷、古钱、玉雕、漆器之类，很少涉及版本。我认为，江苏古籍出版社如今出版的这套《中国版本文化丛书》，很有创意，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并且把版本这门学问从学者的书斋和图书馆的善本部中解放出来，直接面对广大读者。

这套丛书分宋本、元本、明本、清刻本、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坊刻本、家刻本、活字本、插图本、新文学版本等多种专册来撰写，力求反映出我国版本研究的最新风貌和水平。当然，有人怕这样体例会欠统一，还会出现重复，我认为不必担心。体例是大体上做到统一的，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像教科书那么章节井然。我回忆当年步入古籍版本领域时看了些什么书，有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有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还有各家的书目和题跋，真可说是五花八门，哪拘于一个体例，一个框框，可就是把版本之学学到了手。一套丛书十几种，内容有时出现点重复也不要紧，如有说毛晋汲古阁是家刻，也有说应属坊刻，各人写各人的，角度不同，见解也不尽一样，来点百花齐放，岂不比一花独开更有意思。

过去我看的讲版本的书，都有个缺点，即只有文字，有些东西说了半天不一定说得明白，要看原书才清楚。原书不易看到，可以看它的图像，这过去习惯叫书影，即用豹窥一斑的办法，把该书选择一页刻印或影印出来，现在通称之为图录。这种书影、图录过去出过几种，建国后还出了一部大型的《中国版刻图录》，由前辈版本专家赵万里先生主持其事并写了解说，只是写得较简略，明清部分也选得太少，不能让人们看到现存明清本的整体面貌。今天好了，这套丛书分专册编写，每册本身就附以大量的图像。而且以往的书影、图录好的用珂罗版印，差的用胶版以至石印，都只有黑白两色，连收藏印记都无从套红。这套丛书则改用彩色印制，让读者如同见到原书。这样一册在手，图文并茂，使艰深的专业知识化解开来，明白易读，好似看图认字和看连环画小人书那样，自可大大增加阅读的兴趣。

中国是雕版印刷以至活字印刷的诞生地，包括印刷术在内的四大发明是中国民族在人类文化史上写下的光辉灿烂的篇章。老一辈的专家已在版本这门学问上作出了让我们仰慕的业绩，今天有志于此道者更应努力，使之后继有人，而且后来居上，这是我这个年近八十的老人的心愿。我相信，这套丛书的问世，将使我这个心愿的实现得到有力的保证而决不使之落空。

目 录

上编 诱人的新文学版本

逐渐消遁的雕版线装书	3
新文学版本的诞生	6
最先关注新文学版本的藏书家	8
初版本的可贵及其他	11
新文学版本校勘工作的必要性	14
白纸黑字有时也不足为据	18
书籍装帧的艺术魅力	23
土纸书的特殊价值	26
新文学版本中的善本书	28

下编 书叶小集

《冬夜》种种	37
《西还》前后	39
俞平伯两姊的诗集	41
《恐怖之夜》	43
盲诗人的《枯叶杂记》	46
《夜哭》和《他乡》	49
《狂言十番》	52
于赓虞的《晨曦之前》	54
三个《中国文学研究专号》	56
《伏园游记》	59
钟敬文的散文	61
《白叶杂记》和《天竹》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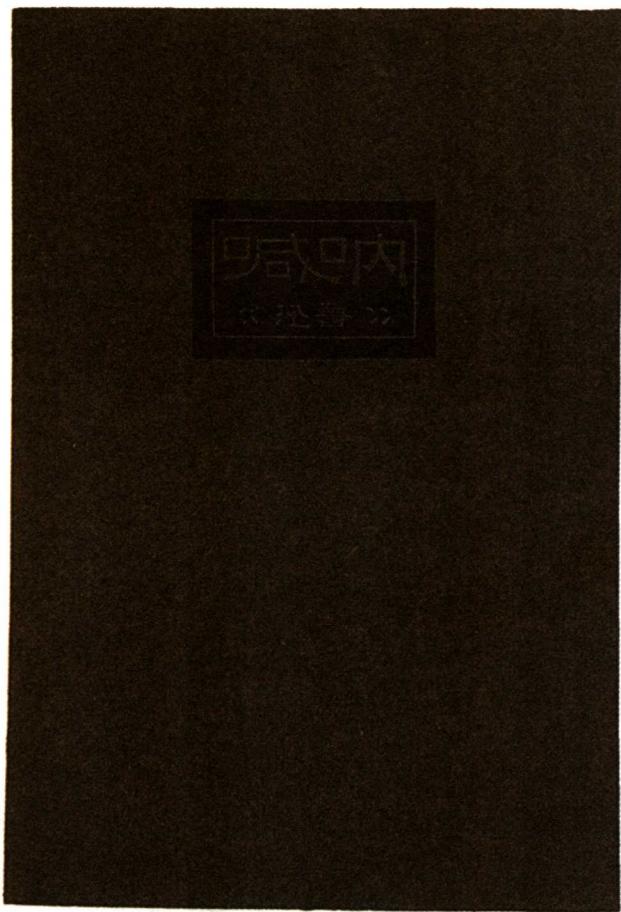
黎锦明的《尘影》.....	65
陈望道与《大江月刊》.....	68
《诗与散文》与《当代诗文》.....	71
荪荃的诗集.....	73
陆晶清的三本书.....	75
徐旭生的《西游日记》.....	77
《予倩论剧》.....	80
《看月楼书信》.....	82
《不平常的故事》.....	83
杨杏佛与《大地的女儿》.....	85
张恨水的《弯弓集》.....	87
闲话张恨水.....	89
梁得所与《猎影记》.....	91
阿英与《中国新文坛秘录》.....	93
袁牧之和《戏》.....	95
郑伯奇和《新小说》.....	97
写在《边城》的书边上	100
《饥饿》——农村生活的诗集	103
王余杞与《每月文学》	105
《登基前后》	107
张静庐与鲁迅	109
屡遭查禁的丛刊	111
《不惊人集》的下落	114
郭沫若与《北伐》	116
悲壮的《战号》	117

关露的诗	119
一本小刊物	121
《阿 Q 正传》公演特刊	123
走上舞台的阿 Q	125
驴背上驮来的	127
徐懋庸注《阿 Q 正传》	129
独幕剧创作丛刊	131
《烟桥木刻选》	133
《柱宇谈话集》	135
《死人复活的时候》	137
诗的游记《剑北篇》	138
《大地文丛》	140
李满红的《红灯》	142
闻一多序《三盘鼓》	144
南星的《松堂集》	146
《恨海》的版本	148
《缪弘遗诗》	150
《狗坟》何在	152
《上海人》	154
《不要把活的交给他》	155
索非的《龙套集》	157
袁犀与《草原》	159
《文萃》丛刊	161
《萧红小传》版本谈	163
李劫人的《好人家》	166

《北方木刻》	168
毁书与访书	170
黄宗江的《卖艺人家》	172
斯坦倍克的《苏联行》	174
徐迟与雪莱	177
林林与海涅	179
《莫里哀戏剧集》	181
签名本的趣味(之一)	183
签名本的趣味(之二)	185
签名本的趣味(之三)	188
图版索引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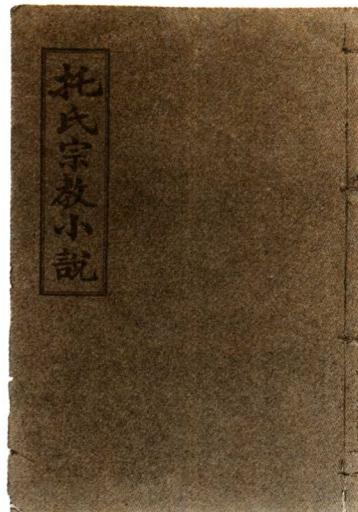
上 编

诱 人 的 新 文 学 版 本



《呐喊》(1926年北新书局第4版)

逐渐消遁的 雕版线装书



图一 《托氏宗教小说》(1907年香港版)

百年来流行我国的木刻雕版线装书,到西方现代化的机械铅印技术传入我国沿海地区以后,逐渐动摇了它的传统手工技艺和装订形式。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铅活字印刷技术是在1840年前后,由美国传教士们为了译印《新旧约全书》等教会宣传品而带进中国的。又因教会兴办学堂、医院,介绍西方文化,不断译介书籍报刊而大量采用了铅字排印的技术,使手工木刻雕版的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不过初期铅印的书刊,内容和铅字是新的,封面装帧仍保持着线装的形式。我藏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香港礼贤会德国牧师叶道胜译的俄国托尔斯泰原著《托氏宗教小说》一册,全书百余页,铅字竖排,书前并有铜版纸印的托翁照片,

封面用红色洋纸印了黑字书名标签,装订却采取传统的线装形式。我还藏有法国小仲马原著,林纾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的最初铅印本,是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素隐书屋托昌言报馆代印的。书为铅字竖排,装帧一如旧式线装。应该说清末出现的介绍西方文化的书刊,很多都采取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外观却少变化,仍处在逐步向西方平装铅印书过渡的阶段。

随着铅印书籍的流行,传统的手工制纸也不适应印刷书刊的需要,因有大批的洋纸进口(即报纸、道林纸、铜版纸等),更促使书籍装订技术的进一步改革,改为铅丝机槭装订,告别了手工丝线装订的落后技术,过渡到平装铅印书籍的完

整形式。同时还逐渐出现了专门绘制书刊封面的装帧艺术设计，创造了崭新的书籍版本风格。

在平装本书刊逐步代替雕版线装书籍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忽视清末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到日本去追求先进文化和革命思想过程中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其中就包括他们译介外国书籍，以及刊发反清书刊的功绩。他们利用在日本的特殊环境和现代印刷技术条件的便利，大量传播了资本主义的民主思想和革命言论。如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刘成禺等主编的《湖北学生界》、蒋智由等主编的《浙江潮》等刊物，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一种革新的面貌，为“五四”新文学书刊的兴起准备了条件。这时期在日本横滨出版的谭嗣同著《仁学》（1899年）、梁启超著《新中国未来记》，陈天华在日本印的《狮子吼》（1905年）、郑所南印的《心史》（1906年）等都舍弃了线装书的形式，与稍后民国时期出版的现代平装本已没有什么差别。特别是鲁迅先生在1903年翻译出版的法国凡尔纳的《月界旅行》，由日本翔鸾社排印；1906年在日本又翻译出版了凡尔纳的《地底旅行》；1909年在东京与周作人共译出版了两册《域外小说集》，更为“五四”新文学版本的刊行起了示范的作用。《地底旅行》的封面，描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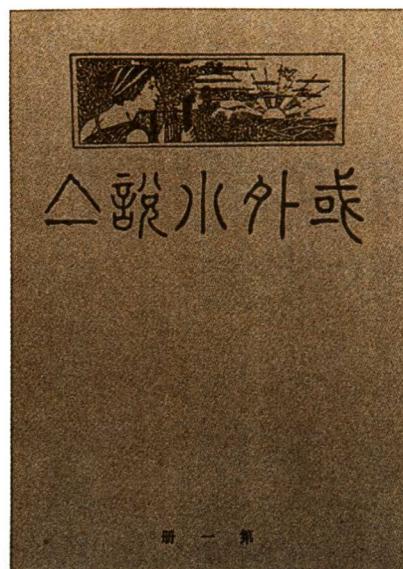
了火山爆发和波浪起伏的场景，色彩也很浓烈。虽然书中没有说明就是鲁迅设计的，至少是经过著译者同意。《域外小说集》是毛边本，鲁迅选取外国绘画线描的诗神缪斯和初升的太阳作封面装饰，并请陈师曾题写篆字书名，典雅悦目，开创了新文学版本装帧艺术的先河，具有历史里程碑的价值。

日本铅印平装书对我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我保存有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广智书局出版的日本江见忠功原著、凤仙女史译的小说《地中秘》，虽然书中用的仍是旧式标点，却也引进了原书中的新式标点引号、问号、惊叹号、删节号，只是没有逗号、冒号等。这说明现代印刷技术的革新，以及翻译的流行，同时也会带动文字语言和标点符号的进步与革新。

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革命浪潮的冲击，有一个时期，线装书几成为落后、保守的象征，封建文化的代表，受到社会上的轻视，影响至为深远。同时由于线装古籍改用铅印平装后更加轻易简便，利于流传，在我国出版史上占有统治地位的线装书形式，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作为一种传统的文化遗产并没有绝迹，而是像古董似的被保存下来。如今印制线装书早已不能形成规模，真正掌握雕版刻字手艺的人也屈指可数，大量印刷线装书的时代终究一去不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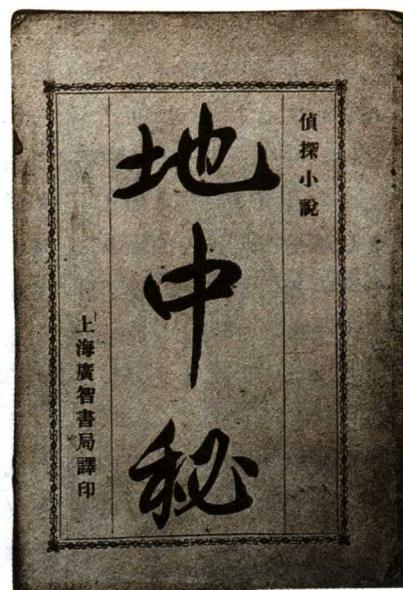
图二 《月界旅行》(1903年东京版)



图四 《域外小说集》(1909年东京版)



图三 《地底旅行》(1906年东京版)



图五 《地中秘》(1906年广智书局版)

新文学版本的诞生

说 起新文学版本，比起我国的古籍版本的源远流长，它的历史就太短了。一般说，新文学版本的确定，是按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历史分期来划分的，即从1917年的文学革命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不过，近年来人们对这种划分法提出了种种意见，主要觉得它上限的时间与近代文学很难截然分开，下限的时间又与当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实在难以完全割裂开来。因此，有人主张现代文学可以上限到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立，甚至更早；有人主张现代文学可以下限到当代文学，两者可以打通；有人更建议把近代、现代、当代合在一起，统称为“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总之，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目前还没



图六 《红星佚史》(1913年商务第3版)

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对于新文学版本的划分时期，这里还是按照近代、现代、当代的习惯分法。当然，也有人主张以中华民国时期为界限的，这种说法大体来自某些图书馆和古旧书业的拍卖市场。这是一种大而化之的办法，取其方便而已。我想，对于喜欢收藏新文学版本的人来说，若把近代或当代某些相关版本，也视为新文学版本的研究范围，不能算失误，相反地却强调了新文学版本历史发展的连续性。

正因为新文学版本的历史不长，又加上现代印刷技术的突飞猛进，铅印出版物已成为日常习见之物，不显珍贵。长久以来，人们便

误认为新文学几乎没有什么版本可谈，或值得专门研究的，包括一些出版家和作家本人，也不承认新文学版本同样存在像古籍的校勘或汇校等问题。以至今天你走进书店，若想找几种研究古籍版本的论著并不困难，要想寻找新文学版本研究的书就不那么容易了。以我多年来搜访新文学版本时的印象，南北旧书肆中也是精通古籍版刻者居多，熟悉新文学版本者甚稀。这些从业人员经年累月地过手线装书，见闻丰富，有的人还留有著述，如早年北京的孙殿起著有《贩书偶记》等，近年魏隐儒著有《古籍版本鉴赏》、雷梦水著有《古书经眼录》；苏州的江澄波著有《古书名钞经眼录》；杭州的严宝善著有《贩书经眼录》等。长时期来，各地旧书店都以经营线装书为主，新文学书籍只是附带经营，定价比线

装本便宜得多。如鲁迅、周作人著作的初版毛边本，直到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仍触目皆是，书价每本也不过一元左右。这都反映了文化界，包括旧书业一向对新文学版本的轻视和缺少研究。到了“文革”前后，新文学又成了“三十年代文艺黑线”的代表，变得一钱不值，只能供批判用，落到任人践踏和被焚毁的地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人们才发现平装铅印本书的日渐稀少，而访求者又日益增多，方才引起书贾们的注意。可是由于他们平时缺少研究，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凡是出版于民国年间的书，不论什么内容，也不察是否旧时盗版书，即标以高价，或奇货可居，当古董拍卖。其实这也是没有真正认识新文学版本的价值，更多的是商业炒作而已。